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课标全国卷 III）

A

几部戏剧的上演和预演信息

《折纸动物》

活在当下吧！大格里芬制作公司将上演这部拉吉夫·约瑟夫的戏剧，它讲述了一位折纸术艺术家邀请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和他的老师来到她的工作室的故事。梅里·米尔维导演。正在预演中。将于 2 月 12 日上演。（86 号街道 165W，长老会教堂西侧公园，212-868-4444。）

《观众》

海伦·米伦在这部彼得·摩根的戏剧中担任主角，戏剧内容关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她与十二位总理六十年以来的私人会议。斯蒂芬·达尔德里导演。主演还包括迪伦·贝克和朱迪思·艾维。预演从 2 月 14 日开始。（45 号街道 236W，舍恩菲尔德，

212-239-6200。))

《汉密尔顿》

林·曼纽尔·米兰达写了这部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音乐剧，其中将美国的诞生以一个殖民故事的方式呈现。托马斯·凯尔导演。正在预演中。2月17日上演。（拉斐特街425号，公开上映，212-967-7555。）

《在二十世纪之上》

克里斯汀·切诺维斯和彼得·加拉赫在贝蒂·柯姆登和阿道夫·格林的音乐喜剧中饰演主角，故事讲述的是，一位百老汇制片人在一场跨世纪的火车旅途中努力赢得一位电影明星的爱意。这部剧由斯科特·埃利斯导演，旋转木马剧团出品。2月12日开始预演。（42号街道227W，美国航空公司剧院，212-719-1300。）

B

对西方设计师而言，长久以来，中国和其丰富的文化都激励着他们的创作。

“中国一直都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这并不是个秘密，”阿曼达·希尔说，她是 A+E 网络公司的首席创意官，这是一家国际媒体公司，组织过一些最大型的时尚表演。

今年早些时候，《透过镜子看中国》展览在纽约展出了 140 件受到中国灵感启发而创作的时尚服装，同时陈列的还有中国的艺术作品，展览的目标是探索中国美学对西方时尚的影响，以及中国是如何在数百年来激发了时尚想象力。这次展览记录了出席人数，表明对中国影响力感兴趣的参观者人数众多。

“我们不可能忽视中国，”希尔说。“中国模特的面孔美丽而时尚，给全世界女性带来梦想，这也意味着中国女性不仅仅是时尚的消费者——她们是这项活动的中心。”当然，受到中国影响的不仅仅是当今的顶尖西方设计师——当代时尚界最好的设计师当中一些本身就是中国人。“王薇薇、亚历山大·王、吴季刚正在和加利亚诺、阿尔巴、马克·雅可布竞争

——而且在设计和销售中击败了后者，”希尔说。

对于希尔来说，谈论时尚，不可能不把中国视为领衔角色。“最著名的设计师是中国人，模特也是，还有消费者，”她说。“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次要的市场；在许多意义上来说，它都已经是主要的市场。如果你要谈论今天的时尚，你就是在谈论中国——它的影响、它的方向、它时尚感惊人的服装，还有年轻的设计师和模特是如何依靠许多方式，最终将时尚诠释了出来。”

C

在 19 世纪 30 年代之前的美国，大多数报纸都是通过年度订阅的方式售卖的，通常是一年 8 到 10 美元。现在，8 美元或者 10 美元都不是什么大数目的钱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笔钱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是令人生畏的。故而，读报纸的人大多数都是政治界或者贸易界的富人。此外，大多数报纸当中也几乎没有能吸引普通民众的内容。它们枯燥沉闷，

视觉上也没有任何趣味性。但是 19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变革把这些全都改变了。

这个趋势就是“便士报纸”——这个词指代那些让大众普遍可以接受的报纸。它一点也不昂贵，更重要的是，这种报纸还可以在街上以单份的形式买到。

这个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在 19 世纪 30 年代之前，买到单份报纸是可能的（尽管并不容易），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读者需要走到印刷商的办公室去买一份。在街道上售卖的方式几乎没有。然而，在几年之中，在街道售卖报纸已经成了东部城市很常见的事情。起初单份报纸的价格还不是仅仅一便士——经常需要二到三分——而且一些以前就很有名的报纸会卖到五到六分。但是“便士报纸”这一词汇还是抓住了公众的兴趣点，很快，就出现了确实只卖一便士的报纸。

这个面向“街上的人们”的报纸新趋势一开始并不顺利。一些早期的企业很快失败了。而行业里成

熟的出版商和那些成功报纸的拥有者都几乎没有改变传统的欲望。是因为有了几位年轻而又勇敢的商人，才推进了这一变化。

D

猴子似乎能做数字计算。

一组研究员训练三只猕猴将 26 个明显不同的符号联系起来，其中包括数字和挑选出的字母，给它们的奖赏是 0 到 25 滴水或者果汁。然后，研究员们测试这些猴子是怎样将符号进行联系——或者相加——以获得奖赏的。

哈佛医学院科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领导这个小组，她这样描述这个实验：我们给笼子里的猴子们提供了触摸屏。在屏幕的一侧，一个符号会出现，而在另一侧，会有两个符号在一个圆圈中显示出来。例如，数字 7 在屏幕的一侧闪现出来，而另一侧会有数字 9 和 8。如果猴子触碰屏幕左侧，就能获得 7 滴水或者果汁的奖赏；如果它们触碰的是

那个圆圈，就能获得两个数字相加之后的总数的奖赏——在这个例子中，就是 17 滴。

几百次测试之后，研究员注意到猴子在超过一半的时间里都会触碰数值更高的一侧，这意味着它们进行了计算，而不仅仅是记住了每次组合的数值。

当小组更进一步检测实验结果的时候，他们注意到当一个相加后的数值和一个单个数字差不多大小的时候，猴子倾向于低估那个相加后的数值——例如，它们会选择单个数字 13，而不会选择数字 8 和 6 的相加值。这种低估的现象是系统化的：当猴子对两个数字进行加法时，它们常常注意两个当中更大的那个，然后把更小的那个数字中的仅仅一小部分加上去。

“这说明在它们的大脑中，确实有一种代表数量的方法，”利文斯通博士说。“但是在这个实验中，它们所做的是对大的数字留意更多，而不是那个小的数字。”